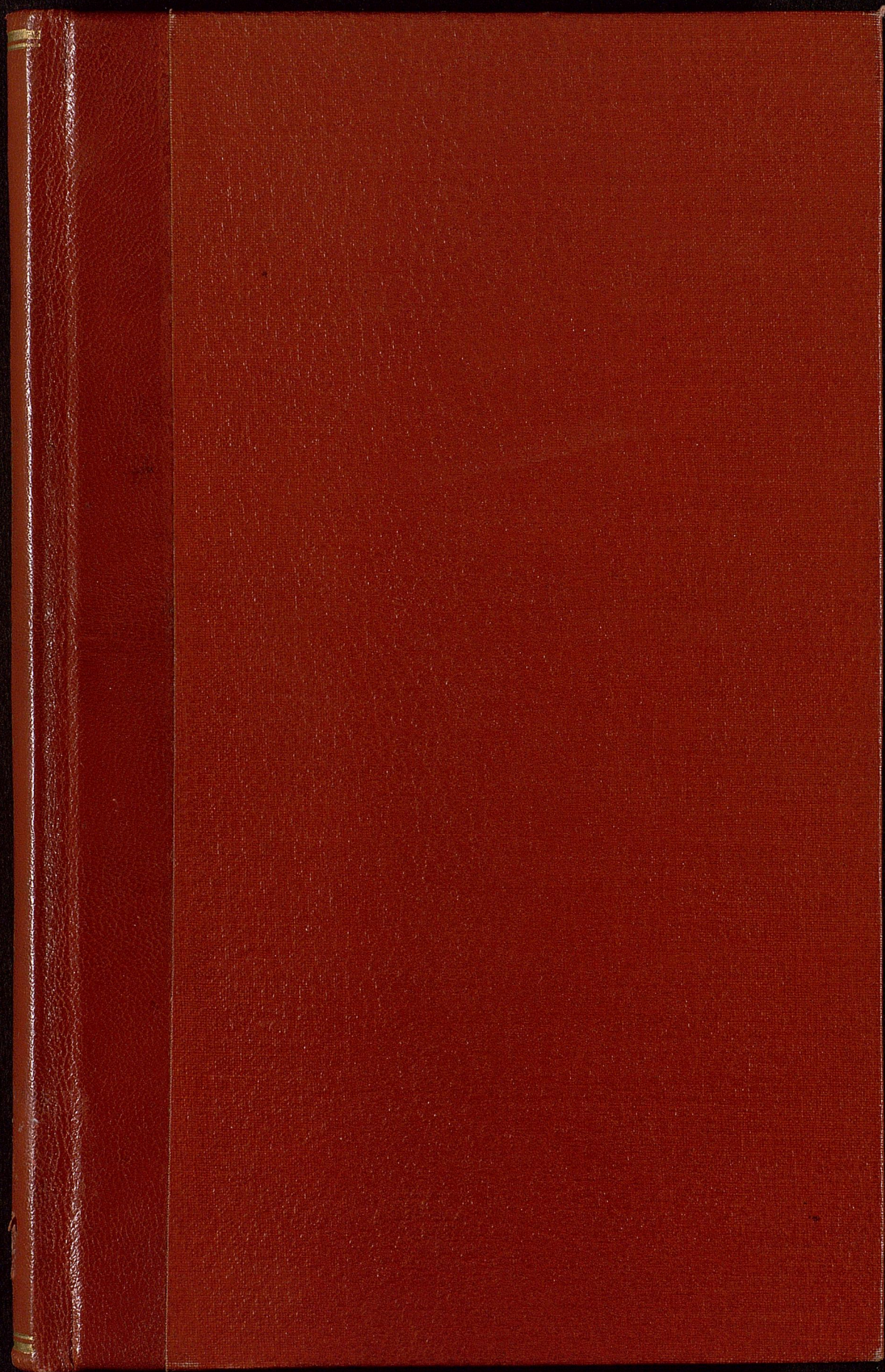


WANG CHI - PO ——— CALLIGRAPHY



波植王

鋼筆字帖

Wang Bo

# 鋼筆字帖

王植波書

一九五三年四月·初版  
一九五九年一月·四版

植波書屋出版·發行

高菲尔先生指正

王植波

一九六〇年五月七日

鋼筆字帖

Chih-Po Wang  
"A Model Book  
of Characters  
Written with a  
Fountain Pen"

Dedicated "To Mr.  
Zobel, Wang Chih-Po,  
May 7, 1960"

王植波小真行書朱子家訓

丁酉年冬月



## 序

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，便是先祖父允良公清晨朗誦「朱子家訓」的情形。那時候我還只有八九歲，對「朱子家訓」上的字句意義還不能夠完全領畧，但祖父那種按着平仄，拖腔拖調的鏗鏘之聲，教人聽了，總會肅然起敬，睡意頓消地馬上起床的。

如果說我「朱子家訓」是背熟的，倒不如說我是聽熟的來得確當。我在十歲的時候，已經能把那篇格言的全文背誦得滾瓜爛熟了。而且，據祖父的朋友說，我背誦時的聲調很像祖父（祖父喜歡在他的朋友面前叫我背一通「朱子家訓」，大概志在向人炫耀，就像長輩喜歡小孩子在親友面前唱一兩個歌一樣。）。

我十二歲的那年，八一三滬戰爆發了。祖父因為我們在滬東引翔港的故居被焚，他那心愛的兩大箱字畫來不及搬出，傷痛之餘，變得神經失常了。我以為使他最難過的，或者就是那幅「朱子家訓」的中堂，因為祖父在哭笑無定之餘，嘴里還不時喃喃地唸着其中的字句。

當時，我已經在從師習字了。有一天，祖父把我喚到他房裡，鄭重其事地對我說：「你學字成功以後，千萬記住要替我寫一幅朱子家訓！」言畢大哭，我也莫明其妙地哭起來了。

不久，祖父就逝世了。那時我是十四歲。

祖父的死，對於我的精神上的刺激是很大的，因為他除了是我的祖父外，還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以及第一個教我怎樣執筆寫字的人。但大概也為了我記得他對我的期望的殷切，我在臨池才面所下的功夫，竟也從此數倍於前。我曾經在那時立下了一個誓願，非但要如祖父之囑，將「朱子家訓」寫一幅中堂，掛在家裡，還要用它來作一部小楷帖，俾使學者在習字之外，能明白一點修身治家之道。但我說什麼也不會想到這個願望竟延遲到十八年後的今日才能完成。

「朱子家訓」的作者朱柏廬先生，諱用純，字致一，是江蘇崑山人。他的父親朱集璜，為明季諸生，貢太學，在清兵下江東，城破時不屈而死的。朱柏廬先生因為私慕了袁崇禎的故事，才取了個「柏廬」的別號。他治學以程朱為尚，主張知行並進，所以他的「治家格言」不僅是冠冕堂皇的文字而已。

然而，因為朱柏廬先生生於封建之世，他的「治家格言」中自不免有適合於當時社會環境的字句，例如：「婢妾嬌，非閨房之福；奴僕勿用俊美，妻妾切忌艷妝」；「……為官心存君國」等。現在「婢」，「妾」，「奴」，和「君」都已經不存在了，似有不合時宜之嫌。但除此以外，「朱子家訓」在大體上都是千古不易的金科玉律，我們豈忍「因噎廢食」？

最後，我想來談談小真書（小楷的正稱）小行書的習寫方法。

（一）大字用臂力，中字用腕力，小字用指力；所以寫小真書雖然不一定要懸臂，却一定要懸腕。

（二）「指要實而掌要虛」，這是無論寫大小的字都一樣要遵守的要言。

（三）執筆的姿勢為：以拇指置筆右，食指中指置筆左，而以無名指抵右下方，小指緊貼無名指後，掌心虛圓，若握雞蛋狀。

（四）如果你能在開始練字的時候，就將筆桿向左前方微傾，便能有「起筆逆」（使所書之字不致滑脫無力）以

反久寫不疲的好處。

（五）要寫得慢。要有恆。

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日，於香港

Wang Chih-Po  
—  
"A True Book of  
Small Characters  
in the Running  
Style of T'zê  
Ch'ia-Shung"

